

沪简《性情论》文字考释拾贝

吴建伟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 上海 200062)

摘要: 沪简《性情论》与郭店简《性自命出》中的 109 组不同用字可以归纳整理为四个大类: 假借字、异体字、羡划字和减划字以及其他不同用字。出现这些不同用字的原因可能主要有三个: 其一, 当时假借盛行; 其二, 一字可以有几个不同的形体; 其三, 个人书写习惯不同。

关键词: 上博一; 郭店简; 性情论

中图分类号: K877.5 **文献标识码:** A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1](以下简称上博简)中的《性情论》与《郭店楚墓竹简》^[2](以下简称郭店简)中的《性自命出》属于同一时期的战国竹简, 从字体和内容来看, 二者无疑是当时同一文献的不同传本, 二者的内容和用句基本相同, 可以一句一句地对读。在对读过程中, 笔者发现这两个不同的传本中共有 109 例(重复者算作一例)不同的用字, 这些不同用字有助于我们了解战国时期楚文字的使用状况。本文旨在研究这些不同用字, 以说明楚文字在当时使用过程中出现的假借字、异体字以及羡划字、减划字等不同的用字等情况。为了研究的方便, 笔者将把这些不同用字分成四类并分述之。需要说明的一点是, 本文研究的是上博简《性情论》和郭店简《性自命出》中能够清晰地辨别出来的、简文的意思相当但却形体不同的用字, 凡那些两简互有残缺之字或由简文来看本是同一形体而上博简和郭店简的整理者却隶定为不同形体之字, 都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之内。我们对这些不同用字的分类如下:

一、假借字

将《性情论》和《性自命出》进行对比之后可以发现, 这两个写本中的很多不同用字之间是一种假借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一批比较明显的后起本字。在我们所发现的 109 例不同用字中, 共有 23 例属于这类不同用字, 现在选择几处举例如下。为了行文的方便, 本文举例一律先列上博简《性情论》(其后注明简文编号), 后列郭店简《性自命出》(不注简文编号)。

(1) 道司于情, 情生于眚。(第二简)

術司于青, 青生于眚。

应该说, 郭店简中的“青”是“情”字的假借字, 上博简中的“情”字属于后起本字。“青”字在荆门包山二号墓楚简(以下简称包山楚简)、信阳一号墓楚简中也出现过多次, 但都是表示颜色或人名的, 没有用作“情”字的用法; 不过, 在郭店简的另一篇——《缙衣》中我们也找到了“情”字。诸字书中小篆以前都未收“情”字这一形体。据此, 我们可以推论: 上博简和郭店简中“情”字的用法是较早的用法, 该字是直到战国时期才产生的。

(2) 凡眚, 或𣎵之, 或逆之, 或𣎵之, 或𣎵之, 或出, 或长之。

(第四、五简)

凡眚, 或𣎵之, 或𣎵之, 或交之, 或万之, 或兼之, 或长之。

在这里, 郭店简中出现的两个字, 即“交”和“万”, 上博简中用的是“𣎵”和“𣎵”, 用如“𣎵”和“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交”、“万”与“𣎵”、“𣎵”也是假借关系, 后二者为后起本字。“𣎵”和“𣎵”同样是到了战国时期才出现的字, “𣎵”字战国以后则废弃不用。

(3) 凡悦人勿𣎵, 身必𣎵之。(第二十九、三十简)

凡兑人勿𣎵也, 身必从之。

寺兑而句行, 寺习而句奠。(第一简)

𡗗兑而句行，𡗗习而句奠。

这几段简文中的“兑”和“悦”也应当是假借关系。郭店简中只有“兑”字，而上博简中则既有“兑”字，又有“悦”今字。

(4) 𡗗𡗗𡗗，则彝女也斯惠。昏诃𡗗（第十四简）

𡗗𡗗𡗗，则彝女也斯惠。昏诃𡗗，则吕女也。

把这两句简文对比一下，就会发现，上博简中的“要”是假借字，假借作“谣”。用“要肢”的“要”（“要”是“腰”的本字）来假借“歌谣”的“谣”是很明显的假借字。

(5) 智𡗗五，唯宜道为近中。（第三十四简）

智𡗗五，唯宜𡗗为忻忠。

笔者认为，简文中所说的“智类五”即“知类五”，指的是五类感知，也就是《尚书·洪范》中所讲的“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这五类感知，只有在“宜（义）”的基础之上，才能使自己的内心感到快乐。所以，上博简中的“近中”两字应为假借字，假借作“忻忠”，从郭店简可以得到确证。

此外，与上述各例相似的还有上博简的“为”、“齐”、“𡗗”、“𡗗”、“猷”、“难”和“𡗗”七字在郭店简中都分别被加上了“心”符；上博简的“𡗗”和郭店简的“时”，上博简的“攸”和郭店简的“条”，上博简的“曼”和郭店简的“纒”等等也都属于这种假借关系，它们分别见于上博简第九、十五、十九、二十四、二十六、二十九、三十九简和郭店简相应的简中，情况相似，不再一一分析。

二、异体字

由《性情论》和《性自命出》可以看出，异体字的使用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我们对比之后共发现了45例。典型的例子如下：

(6) 寺勿而句𡗗，寺兑而句行，寺习而句奠。（第一简）

𡗗勿而句𡗗，𡗗兑而句行，𡗗习而句奠。

这两段简文中的“𡗗”和“𡗗”、“寺”和“𡗗”各是一组异体字。“𡗗”和“𡗗”都相当于“作”，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作”，在甲骨文、金文中也都有以“𡗗”、“𡗗”为“作”的用法。“寺”和“𡗗”这组异体字则等同于“待”。

(7) 𡗗𡗗𡗗𡗗，𡗗也。（第一简）

𡗗𡗗𡗗𡗗，𡗗也。

此二句中的“𡗗”和“𡗗”当为异体字。“𡗗”字《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中未见，《龙龕手鑑》云：“𡗗，哀也。乌纪切”。乌纪切，切出来的读音当为yi，ai声和yi声同属上古微部，故知“𡗗”和“𡗗”为异体字；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在汉字发展史上“心”符和“口”符是经常可以换用的，这两个字无非就是一个用“口”符，一个用“心”符，位置稍有不同而已。

还有，此二句中的“𡗗”和“𡗗”也应当是异体字。“𡗗”，《字汇补》：“古文气字”。“𡗗”字各字书中均无，但由简文的意思和它的结构形体来看，把它当作“𡗗”字的异体字应该不会有多大问题。从形体上来看，“𡗗”和“𡗗”都是形声字，“火”字是它们的形符，而“既”和“气”则分别是它们的声符，二者读音相近。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两个字是异体字。

(8) 𡗗三述者，道之而已。（第八简）

其参述者，𡗗之而已。

“三”和“参”是很明显的异体字，上博简用三条横杠表示“三”这一概念，而郭店简用的则是三个圆圈，都是指事字。此外，“道”和“𡗗”也是异体字。

(9) 𡗗所以生𡗗于中者也。（第十简）

𡥉所以生惠于审者也。

本句中的“𡥉”和“𡥉”是一组异体字。“𡥉”是“效仿”的“效”的本字，《说文·子部》：“𡥉，放也。”段玉裁注：“放、仿古通用。𡥉训放者，谓随之依之，今人则专用仿矣。教字、学字皆以𡥉会意。教者与人可以放也，学者仿而像之也。”从简文来看，郭店简的“𡥉”是用如“𡥉”字的。

三、羡划字与减划字

上博简《性情论》和郭店简《性自命出》中还有 11 例因为书写习惯不同而形成的不同用字。它们有的在原字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笔划，我们可以称之为羡划字；有的在原字的基础上减少了一些笔划，我们称之为减划字。例如：

(10) 乐之𡥉心也，浚深𡥉悒，𡥉果𡥉女也以悲，攸𡥉以思。

(第十九简)

乐之𡥉心也，𡥉深𡥉𡥉，其𡥉则流女也以悲，条𡥉以思。

上博简中的“浚”在郭店简中被写成了“𡥉”，该二字的不同之处是：右下部一个从“贝”，一个从“目”。作偏旁时，“贝”和“目”在战国楚文字中经常相混，可以说，“目”是“贝”的减划写法。

(11) 凡𡥉思而句悲，乐思而句忻。(第十九简、二十简)

凡𡥉思而句悲，凡乐思而句忻。

同上例一样，本例上博简中的“𡥉”字也是比郭店简中的“𡥉”字多了两笔。据此我们可以说“𡥉”是个减划字。

(12) 昏道反己，攸身者也。(第二十五简)

昏道反𡥉，攸身者也。

将这两段简文对比之后，我们可以看出，郭店简中的“𡥉”是个羡划字，该字下半部的“口”为羡划，这在战国文字中是很常见的。

(13) 甬力之𡥉者，利为甚。(第三十六简)

甬力之𡥉者，利为甚。

本例中郭店简的“𡥉”很明显是个羡划字，该字左下角的三小撇为饰笔。该字在包山楚简、望山楚简和天星观楚简中也有多例出现，其用法同于郭店简的用法。

四、其它不同用字

《性情论》和《性自命出》中还有 30 例其它的不同用字。这些字有的在字形、字音或字义方面有点联系，有的则没有任何联系，这些字无法归并到我们上面所列举的假借字或异体字中去，也不是因为书写习惯不同而产生的，所以只好把它们单独归为一类。这些字充分说明《性情论》和《性自命出》源自两个不同的传本，同时也能证明我们对这两个传本中不同用字的考查更有意义。下面举几个例子来看一下这类不同用字。

(14) 《𡥉》、《𡥉》、《𡥉》、《乐》，𡥉司出也，并生于

(第八简)

《时》、《𡥉》、《𡥉》、《乐》，其司出，皆生于

此处上博简用的是“并”，郭店简用的是“皆”，两字字义相近，字形和字音却不相同。

(15) 凡𡥉者求开心又爲也，弗得之矣。(第三十一、三十二简)

凡学者隶其心又为也，弗得之矣。

此处比较有意思，共有两组不同用字：第一组是“𡥉”和“学”，上博简用“𡥉”，郭店简用“学”，二字形、音不同，意义上有相似之处，一个意为“效仿”，另一个意为“学习”；第二组是“求”和“隶”，上博简用“求”，郭店简用“隶”，二者字形相近，但字音和字义截然不同，比照简文的意思，我们认为郭店简的“隶”乃“求”字的书写之误。

(16) 又丌为人之𡗗𡗗女也，不又夫束束之心则悉。(第三十七简)

又其为人之迎迎女也，不又夫束束之心则采。

本句简文中，上博简用“𡗗”，郭店简用“迎”，二字在形音义方面都相去太远，看不出有什么联系。另外，我们感觉到本句简文中上博简的“悉”和郭店简的“采”相对应也是有问题的，这两个字在形音义方面同样相去甚远，由简文的意思来看，郭店简的“采”字是无论如何都讲不通的，因为简文此处的意思是“细小、轻微”，而“采”字无此意。我们推测，它可能是“采”字的书写之误。“采”和“悉”在古文字中是可以相通的，《说文》：“采，辨别也，象兽指爪分别也”；“悉，详尽也，从心从采”。此二字语音上相通，意义上也有一定的联系。

最后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以上所举各例都是最为典型的一些不同用字。还有一些尚不知该如何隶定的未释字，在此只好暂时从略，敬请读者见谅。

参考文献

[1]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1月第一版。

[2]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

Sidelights of the Textual Research of *Xing Qing Lun* in Shanghai Museum's Bamboo

WU Jian-wei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The 109 groups of different Chinese Characters in “Xing Qing Lun” in Shanghai Museum's Bamboo and “Xing Zi Ming Chu” in Guodian Bamboo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The reasons why so many different Chinese Characters appear are also given in this article: 1) A Chinese character can be replaced by another one which has the same pronunciation at that time. 2) A Chinese character may have several different forms at that time. 3) Different persons have different writing habits.

Key word: Shanghai Museum's Bamboo; Guodian Bamboo; Xing Qing Lun

收稿日期：2004.2

作者简介：吴建伟（1969-）男，山东莱芜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2001级博士研究生。